書經要義

周書

召誥 朱子曰論周誥難澀不可曉云。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風俗不喚做這物事，便曉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可也。○陳東齋謂洛邑天下之至中，鎬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繼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豐鎬去洛八百里洛邑今爲河南府洛陽縣王氏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此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時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也書是賦功屬役之書陳新安曰乙卯周公至於洛達觀

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以無爲也己未至癸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丕作竭精神以有爲也此五日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聖人經理之精密不於此可見哉

旅王若公是因周公以告於王蓋成王未嘗來洛也新安云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人而化殷之大本在於王身下文遂詳言之

集傳謂此篇專主敬言蓋天命靡常敬則得不敬則失故篇內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其反覆戒王至深切矣朱子曰此數句是一篇之大旨下文至篇終反覆推行此數句意耳

殷先哲王在天與詩三后在天意同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

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朱子曰也是如此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愚謂這箇道理惟看得恁地透時便活

袁氏云疾敬德者更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陳新安謂敬德而言疾最有力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此二章言天命與祖德皆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迓續祖德爾

所其字俱指壽耇言壽耇者聞見之遠能稽考古德其德盛智明又能稽考天理以定謀慮是乃人君所藉以不眩不惑者遺棄焉可

乎故召公首戒之

其丕能誠於小民今休集傳以其字爲期望之辭甚合經意陳新安云誠於小民而今休矣却做已然說不是

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言王自今來居洛邑而能繼天爲治當自服行政教於土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王洛邑之驗朱子非之

旦曰以下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言周公期望如此其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乎

節性謂節其驕淫之性此性字是指氣質說陳新安看做心所具之理誤矣

此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

此言化臣必謹乎身非政刑所及也陳東齋云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以身率之只是以敬爲所而不可不敬德能如此則敬盡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朱子曰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陳新安云王乃初服者當始可以善終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是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愚謂此句或以屬上章或以冠下章陳氏乃合而言之如此

自貽哲命陳新安以葉氏說爲正愚謂當從林氏林氏云天以正性

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者於己取之而已下愚爲自暴
自棄而上智豈非自貽乎蓋明哲之性與生俱生但初生之時習
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此哲命所以爲自貽與
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所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茂
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
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天無一物之不體已
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此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
而已矣眞西山謂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一於用
德乃不祈之祈也
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傳云宅新邑所謂初服陳新安說是又

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能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矣此句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複懇切之意云

三節皆言小民蓋小民者國之根本祈天永命實在乎此故召公始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罹欲以元德儀刑之求欲以之而受天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吳臨川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相始終

真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

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耳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言之諄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爲守文之主而周家卜年卜世過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哉

成命以今日言永命以子孫言陳三山云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人臣之所能在於人君疾敬德而已新安云敬德愛民即祈天永命之能也上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東齋又云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蓋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

洛誥朱子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無多如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答之辭矣○陳新安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讙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皆也必矣又此篇章首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王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即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耶

集傳以復子明辟爲周公營洛得卜而後復命於王其說蓋本於王介甫實能辨孔氏以來之誤朱子所謂是處亦須還他者此類是也

按王莽廢漢孺子嬰爲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儒者釋經之誤其害一至於此可不謹哉

古人凡事皆歸之於天雖人所爲也如天分付命令一般王氏炎云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新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基與定只作始終字看俶繼也保謂大保王葵初云傳釋俶保較朱子爲順

氏漸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澗在今河南府西七里檟瀍在東門外二水皆南流入洛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爲郟鄏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又名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

來相宅王不在洛而言來者蓋順公所在而言也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疑是王撥使者復公後公即歸鎬告王
如此朱子曰自此以下斷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爲
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爲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後歸因
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考然葉氏說後數章實審今
從之陳新安曰三月後以至十二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今
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逸用蔡乃洛邑既成公自洛歸鎬告王以宅
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肇稱殷禮以下乃周公至鎬請
王往新邑舉祀禮及朝諸侯誥之召誥令至洛定宅後當還鎬京
覲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

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祀新邑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庶邦享

王丕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乎

殷禮是非常盛禮繻末十二月戊辰之祭不過就冬烝告歸周公治洛之事于文武耳王氏說做一祭故新安非之

周公告成王宅洛首以殷祀爲言蓋格君心安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呂東萊說得最好集傳取之

此因新邑殷祀而祭創業之功臣也呂氏曰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

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集傳是兩開說陳新安看做一

串謂是立精明之治功而存渾厚之治體此餘意也

汝惟冲子惟終以十詳於記功教 于內治之事以下 則統御諸侯教

養萬民之道也

此因王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朱子曰享朝而以享王誠以奉上

之儀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可以幣交也曰

吾幣足矣何以禮爲如是者猶不享也釋于聽訓此治亂之本故

公特言之

此言教養萬民之道朱子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

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

乎勉而已。○頒朕不暇陳三山謂汝當頒我前日未暇爲之事一

一行之亦通

陳新安曰此一條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皆不可曉味

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

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愚按洛誥訛誤脫簡。陳氏亦辨得七八分。所不可考者。如公既歸鎬。復從王至新邑與其日月等。終無如之何矣

陳氏謂王若曰一節。是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叙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愚按此王。蓋公自洛歸鎬。告王宅新邑之事。此下則復從王至洛。相與告戒之辭也。葉公云非一時之言。史彙而序次之。想是如此

惇宗將禮三句。是王述已行之事之辭。蓋舉祀發命。公前言之詳矣。至此王既如其言行之。只一叙述便了。若說王至新邑。當必行此大事。而今簡脫無考。恐未必然

此王推美歸重於公言予沖子但夙值以謹祭祀而已蓋已示留公之意也

王以治爲四輔之大臣望公下文公以治爲四方之新辟望王此所謂君臣各盡其責難者也

上文王曰三段周公無答辭朱子疑其有闕文陳新安亦云此章之上必有公答王之辭蓋不許王留後之請也所以王言公止我往歸周矣公無困我是以不許留爲困其辭危切替刑以下其望遠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乂其即將然之辭也亂爲四方新辟當與亂爲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其責任之辭也

此下疑有闕文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蓋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文一證也

惠篤叙謂順文武之道篤叙而行之也

多士 集傳云商民遷洛亦有有位者故以多士名篇蓋上而卿大夫下而農工商皆在其中矣

弗弔天誥引不弔旻天爲訓甚明

林氏云告殷士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失天命而亡則誰能與之周得天命而興則誰能違之蓋潛消其覬覦猜疑之心也

逸安也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即

帝之引逸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董子云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

此二節是說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

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祇三畏皆亡無所不至矣

此三節是說商後王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傳自割殷之事推之謂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此與孟子存心養性以事天同

聽用德謂聽祭其有德者而用之商士所言私情也王所言乃天理不擇賢否而用之非天理矣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

子之都也

奄東方之國。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者。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殷與管蔡霍也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

陳新安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無逸呂東萊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無逸作於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

所如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此呂氏說也。集傳取之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有言艱難而後能謀安逸者。有言艱難之中。自有安樂之理者。呂氏乃云。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

知小人之所依。陳新安謂。其說超出諸家。曰。君逸於上。君本逸也。惟以勤居逸。雖逸而能無逸。蓋成王生於深宮。遠處人上。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警之。所以傳於此云以勤居逸。至下文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曰此為以逸為逸。與上文相對。讀者前後互考。方見得傳之精密如此

陳東齋云。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張南軒云。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蓋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毀壞高祖所居陰室爲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袁顗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上文既論無逸之理此下復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也呂氏謂此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至不敢荒寧皆言敬也惟敬故壽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陳三山曰以天命之理自爲法度凡身所躬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

此高宗無逸之實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於此皆足致夭

此祖甲無逸之實

人情莫不欲壽而惡夭旣以憂勤致壽者爲之勸又以逸豫致夭者爲之戒是則所謂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蘇氏曰或以逸豫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呂氏曰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得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與王葵初謂蘇氏之說於經有助使好逸者無以漢武明皇藉口呂氏求神仙延壽之說三代前未有也然亦可備經筵進讀之一義可謂知言矣

上節言太王王季能自抑畏者傳謂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

流之深長也。此以下言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遊田、捐横斂、則皆文王無逸之實

陳新安曰、孔氏以即田功爲知稼穡之艱難、甚好。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根本。一篇之綱領也。逝哲四君皆由於此。彼生則逸之君、只爲不知稼穡艱難耳

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爲柔懦、恭而不懿則爲足恭。足恭即朱子所謂非由中出也

惠鮮、謂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

兩惟正之供、皆不以貢賦爲吾逸樂之用也

陳三山云、一日暫樂、若未害也、而以爲不可者、蓋此心不可以斯須

志斯須而忘是放其心自此以往不可收拾矣呂東萊云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必至為紂之徒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適其體遊豫以省其風俗田獵以習其武備人君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耳過則人欲肆而入於亂亡矣故公使之無淫於此若必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矣

真氏曰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王知所法又舉紂俾王知所戒紂之惡無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豫必戕生惟沈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

可酗酒酗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

訓誨忠言也譸張邪說也忠言交進則邪說莫行此陳新安說與蔡

傳不同

詛謂請神加殃祝謂以言告神其意一也

皇只訓君謂君聞怨詈而自反以敬德也陳東齋云四君至明故能

如此彼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也是從迪哲說來此正義也

陳三山曰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啟之始夏氏曰

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于一身矣民氣如此

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

董氏鼎曰此篇擧所其無逸以爲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

艱難以爲之目此一篇之大旨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遂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爲言焉其萬世之龜鑑哉此董氏提出一篇之關節以示人可謂知要矣

君奭

式○呂東萊說召公以盛滿欲去周公反覆留之集傳蓋本諸此○問召公不悅之意朱子曰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朝廷不可無老臣蓋一篇大意只是如此文云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曉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陳新安曰盤誥聱牙君奭尤多甚不可解惟留召公之意可想耳姑采衆說之略通者而缺其不可通者可也

在家不知言此時吾等可誘以退老在家而不知乎加退老二字尤分曉

陳新安曰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爲固成王經歷未爲深所當輔之以嗣前人之光延長世德凝固天命吾等當留而不當去也此篇語句多有難曉只得其大意可也

保衡即伊尹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此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

此周公叙商家五王所以能創業守成者皆此六臣輔相之烈以見召公未可去而勉其匹休於前人也

多歷年之次所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此言其在內者小大皆賢也小臣侯甸咸奔走此言其在外者小大皆賢也

此章大意謂商賢聖之君其始以得五六大臣佐佑之助故能得天佑命之純是以衆賢相繼而出無外內小大之間明商之得人實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周公言此正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繫於國體者如此豈可以盛滿難居爲懼而果於求退也

此章大意謂文王得此五臣之助亦如商之衆君得上六臣之助五臣之輔周無異於六臣之輔商故佑命之純於周無異於昔之純於商也天眷厚而賢才衆多賢臣輔而君德脩著是則文王所以受殷命之故亦五臣之助也周公此言主於留召公故皆歸重於臣之辭召公縱不以商之六臣爲念獨不以周之五臣爲意乎

上章言商先王猶有賴於六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有賴於五臣四

臣。召公可不監此而遽求去乎。留之之意切矣。按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故周公歷言古今賢聖之君。倚賴老臣以固其國家之事。其切於留召公如此

吳臨川云。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今周公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四五臣。豈可去乎。此說得之矣

誕無我責二句。傳既闕疑矣。陳新安乃采夏余二家說。姑釋之曰。大無專責於我。召公苟收斂退藏。不勉王所不及。亦似畧通。然又云此等句實聱牙難通。惟挽留召公之意猶可認耳

命作民極。置之具瞻以爲民極也。具瞻指三公之位言

襄我二人。是周公自謂已與召公也。陳三山云。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後可讓。召公未可去也。按朱子謂召公見成王已臨政。所以求去。程子謂召公欲去者。不敢安於師保之位也。集傳兼之

此二章又以文武留召公也。蓋洛誥周公之後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動之。其留之之意至此益切矣。陳新安云。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末以文武與身留之。辭切至此。召公得不留哉。蓋公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與周公同功一體。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此所以油然而感幡然而留也

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於天越民。朱子謂只此便見周公之心。

周公之心。畏天命悲人窮之心也

民心又天命之本。而敬則爲民心嚮順之本。故前兩言克敬末復言往敬用治以結之。又按召誥言敬君奭篇亦言敬周召之學一敬而已矣

蔡仲之命 微子之辭溫厚。蔡仲之辭嚴厲。故曰大體相似。而其實不同

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今爲開封府西鄭州地。問管叔當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張氏震曰。衆得罪於舜。安得不貸之以恩。管叔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絕其子。恩與義並行而不悖也

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蘇氏曰。蔡叔

未卒猶無君國之理。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蔡叔罪在不忠不孝。仲苟忠孝自盡。便是能蓋前人之愆。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所謂孝也。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所謂忠也

當建國之初。誥以謹始。而即授以慮終。蓋兩端之教也

五者侯職之所當盡。所謂盡一以告之也

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這箇中原是人心固有。厎率則循其所固有者而已。舊章者。先王之成法。謂已然之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謂當然之制。是皆中之所寓也。苟不循聰明之自然。則矜肆之心生。未免有非古之愆。此非能率中者也。不審視聽之間則一偏之言易入。未免有敗常之愆。亦非能率中者也。故必內不

變於已之私智。外不變於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如此

呂氏云。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怨詈疎快。動皆愆尤。讒説殄言。每乘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説得痛切

多方

林氏曰。周公攝政時。奄嘗與三監同叛。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成王即政。奄又叛。成王滅之而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稱王命以告之。是既踐奄而徧告庶邦也。故篇以多方名之。○朱子曰。大誥梓材多士多方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故諸誥等篇。當時庶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

洪惟圖天之命。爲多方一篇之綱領。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

命者以明示之集傳提掇得分曉

甲始也呂氏說原其所因蓋始於內亂妹喜之變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與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集傳因之

百爲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言民窮如此也

仁者君之所依湯能以仁爲依而致愼於上是乃所以勸勉其民故民亦以仁爲勸而儀刑於下用以自勉其身是則所謂君仁莫不仁也

明德愼罰爲有商家法要之一仁而已矣明德仁之本也愼罰仁之用也陳三山曰明德化民用德其本心愼罰不濫及民用刑不得

已也。本原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於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後世用之而爲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皆不仁之具也。雜言曰。人知明德之爲仁。而不知慎罰之防範人心者。蓋亦所以爲仁也。人知開釋無辜之爲慎罰。而不知殄戮多罪之懲創人心者。尤所以止罰也。有商以仁爲家法。於是深可見矣。

誥告以誥辭告之也。此節集傳說得上下文貫穿

湯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

聖通明之稱。呂氏謂周官六德聖居其一。非大而化之之聖也。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之。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亦通明之極而至於化耳。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雖曰通明

不念則狂。雖曰狂哉，克念則通。其機惟在念不念之間耳。愚按操其心以思謂之念。念不念之間，聖狂所以分也。念非一日，不念亦非一日。或云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者不是。

罔念雖聖可以作狂，故克念則狂亦可以作聖。傳所謂紂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者此也。呂氏曰：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罔念克念之機也。

德者治民事神之本。克堪言文武於德能勝而用之也。陳新安謂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為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真積力久之力而後可。

〔雅言〕曰：成王言昔者天求民主於爾多方之時，惟我文武能溫然以

愛其民殺然以脩其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上天於是式教之而使其治周以休美焉復簡擇之而畀付之以殷命尹爾多方使爲天下之主也

此節大意謂文武之得天下固非苟得於天而天之予以天下者亦輕畀於文武也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天之所奪非人力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爲予奪者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當知天命不可有他志也

又我周王只夾輔介助便是乂

自作不典指叛亂而言欲見信於正者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爲義當然也

初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盖嘗如是教告之要囚之矣再謂三監
淮夷叛復如是三謂卽政又叛復如是俱指教告要囚而言
陳新安云爾能和身及家以及爾邑則爾邑之教化能脩明爾方爲
能勤乃事矣教化脩明傳所謂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
接是也
穆穆和敬貌蓋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和敬盡於己而介助資於人庶
凶德化而人和洽矣此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所謂轉
移感動之微機也
廸簡在王庭者且將自此洛邑之胥伯尹而擢在王朝矣有服在大
僚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卽所謂大介賚也呂氏曰多士

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云云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時惟爾初呂氏謂是又爾更端爲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維新之一初也遷洛又一初也今歸自踐奄而又爲多方之誥諭以時惟爾初昔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

立政 傳引吳氏說謂此書旨意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陳新安曰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立政二字每段多提掇之故以名篇○呂氏謂無逸格心之書立政用人爲政之書二篇相爲

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又云。立政。言爲治體統。固舉其槪而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悱惻之誠。深長遠大之處。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常伯。即下文宅牧。主牧養之大臣也。常任。即宅事。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準人即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呂氏以三者爲公卿輔相之別名。恐是如此。又云。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故傅曰是皆任用之所當謹者

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故曰顓俊。尊上帝。凡德之行。即臯陶告禹。自寬栗至彊義之德之見於躬行者也。宅者。居而安之之謂。言惟君以顓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君臣各盡其道。此立

政之要也

呂氏云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陳氏雅言謂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蓋綴衣虎賁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故薰陶涵養賴焉

夏先王任用三宅則大競桀惟任暴德之人則罔後興亡繫於所任如此可不慎與

集傳以丕釐上帝之耿命爲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此特指其大者而言之陳東齋說事事物物之理莫非天命之流行湯升天位大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此是推廣

說以補傳所不足爾

備三俊以繼三宅其說始於呂氏集傳取之而陳新安謂湯用三宅而備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后之所未及而下爲文武之所取法尤說得上下貫通

奄音掩盡也井牧其地周禮小司徒註井謂衍沃牧謂隰皋地之衍沃者百畝爲夫九夫爲井其隰皋則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其民族氏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什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呂氏曰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端在此矣

呂氏曰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眞能

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過，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陳新安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爲長伯者與，諸侯入爲王官，王官出爲諸侯，古常有之

此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其大綱也。虎賁以下，皆屬於此，猶衆目然

陳氏曰：文武立政之本，在用任人準扶牧三宅，以作三宅之職事而已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鄭氏謂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註云：趣馬下士，趣養馬者，馬七十二疋立趣馬一人

此都邑之官也。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

此諸侯之官也。亞，小司徒之屬；旅，即下士，皆三官之副與屬也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微盧烝西國也三亳商故地分而爲三也阪險之地皆立官以長之故曰尹言四國三亳與阪險之地皆有尹也○以上觧言文武用人凡大小內外遠近莫不皆得其人也陳新安謂文武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夫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小大遠近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臣王各委之三宅而已

此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也凡皆以克厥宅心爲建心朱子非之謂即前面所説三有宅心耳蓋克厥宅心者知之至信之篤文王之心與三宅之心脗合交孚而無毫髮彼此

之間也。吳臨川曰惟能心其心。故能立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

罔攸兼是說文王不敢下侵庶職。陳新安云文王用三宅得人。則委任責成。不復侵其職。惟加重於有司之爲牧夫者。訓勑其用命與否而已。蓋有司牧夫。卽任庶言庶獄庶慎之人也。訓其用命。則其事可以不問而自理。訓其不用命。則其事可以不廢而自治。文王豈屑屑焉於此三者而下侵乎衆職哉。是則所謂逸於任賢也

上文只及常事司牧人。而不及準人。庶獄卽準人之事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耳

罔敢知于茲。呂氏看得敢字最有意味。只此便見聖人之無爲。與老

莊不同陳氏櫟曰罔攸兼者委任之專不敢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敬忌之至不敢以心與其事也

陳新安云蔡氏承上文用三宅而言蓋不敢攺父之臣之意此說出於夏氏諸家因之以其切立政用人故也

我字指王而言陳東齋曰我者我其君君臣一體也

張氏曰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而難之中自有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卽所以立政此說以立政爲作書之本意立事爲任人之官董復齋謂其於經意爲兩得而陳新安亦云提起立政下列三宅證以上下文甚協則孔傳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之說其謬明矣

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而勿使小人間之者。又任人之要。蓋知人不

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竝兩端告之也

一話謂一事之始終。一言一句而已。成德之彥。即指三宅而言。陳新

安曰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所當慎之事。事之

責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微不終於專主

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

也○此節我字與上文我字同

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既能宅而任之以安其職。又能由繹用之以

盡其才也

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張氏云。傾巧辯給之人。

詐足飾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譽桀紂爲堯舜。失其意則詆伯夷爲盜跖。此周家之法所以嚴惡而斥絕也。○呂氏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

上文兼言庶獄庶慎。至是則獨曰庶獄者。蓋挈其重而獨舉獄何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

呂氏曰。一篇之中。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恐成王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非前日委重視成可比。故警之不一而足也

呼文子文孫。言守成以文。終以詰爾戎兵。則武不可弛。蓋周公恐王宴安而使之自強。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

兵乃所以召兵然則聖人固不啓君黷武亦豈廢弛以誤人國哉

言德威所至無不服者地之所至皆德威之所至德威之所至無敢有不服也耿亦光也耿光光光之著也

陳東齋云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爲常道行此常道而不易者爲常人常言其體之不易吉言其用之休祥也蓋未有常人而不吉吉士而不常者故曰同實而異名

呂氏曰常人之於國也蓋食之穀衆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致意於卒章與愚因憶伊川像贊正襟朗誦曰布帛之

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蓋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陳新安曰。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旣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大史書蘇公敬獄事以示法焉。蘇公所以爲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愼。能愼則能敬矣。敬者。愼之存於心。愼者。敬之見於事。愼謹之心。一敬畏之心也固爲後之司獄者慮。尤爲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則用。否則斥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與推言謂立政之道以任賢爲本。以庶獄爲大故。一篇之中。凡五致意於獄。而終結之以此。其所見與新安略同

董氏鼎曰周公復政成王而作立政以王政莫大於用人用人莫先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人而王政立矣故一篇之中宅事牧準其綱領也知恤其血脈也先歷言夏商之王能知恤與不能知恤繼言文武之知恤亦猶夏商之先王而後拳拳以去憸人用常吉謹刑獄爲王告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爲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爲鑒忠愛之至至今可挹也按亡書亳姑篇成巳葬周公於畢而作也李氏舜臣曰自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而伊尹周公之葬猶紀於書

周官

陳新安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而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能合處姑略之可也○朱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置得三公三少六卿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也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為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傳襲不復改正按皇明已改諸子師保之謬而武臣猶未免襲舊矣

史臣將述成王訓迪百官之辭而先敘其本末如此所以著成王能尊所聞行所知而善於為政也論者以周官為立政之效信然

張南軒以仰惟前代時若為即前所謂若昔大猷非也只是說仰惟

前代建官之意而時若之觀傳於上文若字不釋而此則釋之爲順便見

陳新安曰王意謂今兆民統六服承若已治已安然治亂在庶官當先幾而備之將言唐虞夏商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焉唐虞稽古至亦克用乂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制治保邦者也立政而官惟其人爲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祗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所若唐虞夏商而訓官以制治保邦者也

三公非常之位也居非常之位者必任非常之責謂講明天人之道經綸乎邦國燮理乎陰陽也必求非常之才謂有其人則使之居是官非其人不若虛是職也陳氏傳良云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

人足以兼公則加以公之職位非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師天子所師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孤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陳新安謂蓋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孔註當矣

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行呂氏云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何待於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陳氏雅言云道與化陰陽

與天地其辭若一其職實殊道者化之體化者道之用陰陽者氣也天地者形也論道者弘化之本也燮理者寅亮之本也公潛其源孤道其流公正其本孤治其末公提其綱孤張其目公孤之職雖異而實同雖同而實異者如此愚按分而言之上節道其體也陰陽其用也此節化者天地之用則天地其體也細書其體對待其用流行蓋上下各有體用公孤同是一職似不宜過分淺深輕重即官不必備與弼予一人亦似互文見義耳呂陳二家以為格心之任不可煩三公恐鑿

六卿萬事之綱而冢宰又六卿之綱此所謂綱在綱中也陳新安曰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各為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禮兵刑土之並舉其職而後可以治與○呂氏謂管攝百官者

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調劑四海者。非人人而稱量之。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相業無餘蘊矣

徒衆也。主民衆。故稱司徒。呂氏云。擾者。馴習而熟之。撫摩而入之。言養而寬之之謂。總之只是舜典在寬之義

神天神。包地祇在其中。人只是人鬼。治。理也。和有樂之意。虞禮樂分二官。周合爲一

陳三山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之意。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也。

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二

呂氏曰。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網之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浹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

大明黜陟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爵是也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爲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蓋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兵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者皆可得而考矣

此戒以謹令於未出之前既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令出而反是民輕上而不信其令也故必致謹出令不至於反非欲其遂非也陳新安曰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滅私者純乎天理而私欲淨盡之謂欲民之允懷非以公滅私者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

制謂裁度議事而以古義裁度之故曰以制古義即所學前代之成法也然蘇氏只就律令言之竊恐經意所包者廣當不僅此一端已也○呂氏曰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於理觸事面牆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此既歷數莅官之病復勉以學之不可已也

功者業之成業者功之積都是就卿士本職說陳東齋謂之學與農

學問思辯皆學業至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矣播種耘耔皆農業至於收穫有秋則農之功成矣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卑欲功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廣而其成高也否則雖有此志終不遂矣

寵盛節指上祿位言

陳新安曰以上成王盡一以教戒卿士言言精當脫佶屈聱牙而得此猶芻豢之悅口云

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蓋總上文六卿百執事之人而申戒勑之也言各敬爾官治爾政以佐佑乃辟永安兆民則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者豈復有厭斁之心乎此以安民無窮之效期之也

君陳 稱君貴之也必封國爲君故稱君

令德即孝恭孝恭指其德之實也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戕其親之心非孝矣

周公之訓即所謂常法乃公昔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師則教之保則養之惟公教養斯民之至故民懷其德不能忘也今君陳往繼公之職治公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慎曰率曰懋昭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呂氏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於公之初一法少變於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

按治商民之要莫大於法周公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

右安靜怗息可頒下也此君陳一篇之大指也
馨香者物之精華上達者也治本無馨香蓋至治之極協氣休聲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德之昭明發爲至治至治之馨香即明德之馨香也蓋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推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傳所謂洞達無間者此也陳氏雅曰周公之訓惟在於明德法周公之訓惟在於篤敬能明其德則治無不至能篤於敬則德無不明明德者致治之本篤敬者明德之功至治之極雖神明之難感者猶且感之況殷之頑民乎即所謂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者也按傳以用訓式而此則謂之法其義似長

戒哉戒其如凡人之不克由聖也惟風惟草是喻夫德化之速猶易所謂神而化之者陳氏云凡人之情未見聖則惟恐不能見聖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既見聖則又不能由聖者氣稟物欲之所蔽也君陳親見周公之聖往繼周公之任其可不以常人徒然慕聖之情為戒哉董氏云風之動物也妙於無迹草之從風也亦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周公而已蓋君陳誠能由周公之訓不至如凡人之不克由聖則商民亦將由君陳之訓而風草之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此又申言上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之意而反其辭以戒之喻其效以勉之也

周公之訓旣不可易至於政則因時舉措或當廢或當興必慎之於人釋之於己以求其當而已固非變革周公之法亦不是膠執周公之法蓋神明乎法也

傳云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此呂氏回護之說也陳新安乃云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己而有嘉謀猷則入告爾后于內云云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己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善而臣遂其良顯耳又云成王此言前此聖帝明王未有是也葛眞之疑亦未爲過蓋恐啓導諛之漸也愚

按眞氏云此義乃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葛氏說具傳圈外蓋都是防其流弊之意若新安雖亦未免回護却說得文義近通

日周公丕訓訓固大矣猶欲弘之者呂氏謂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無依勢作威四句蔡傳之說精矣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言不幸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此又說得數章大意甚分明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陳三山云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此正義也又云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此是反覆發明言外之意

此終上章之辟

此終上章之宥

頑不率教者人之所未化也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奬拔之然不可以求備無責人之所不能也

習忍可以至容蓋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化而廣大之德成矣亦是餘意

殷民雖已薰陶於周公之訓。然厚薄淺深不同。以職業論。則有已化而脩者。亦有未化而不脩者。簡別之。使不相混淆。故人皆勸功。以行義論。則有已化而良者。亦有未化而不良者。進其行義之良。使不良者知所愧慕。故人皆勵行。脩不脩。是指已進用者言。良不良是指未進用者言。故傳以職業行義分釋之

民之厚雖遷而薄。而其本厚者亦未嘗不存。君陳能敬典在德以化之。則上之好無不謹矣。民有不從厥攸好。而變薄歸厚。允升于大道者乎。人君不言福。風俗惇厚。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如天保報王受福之詩也。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亦是此意。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於敬典在德而已。陳新安曰。德

者化商民之本敬者文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己矣德有諸己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皆敬吾何以觀之哉○按商民未化原於昧天敘之典故惟敬典可以化之其曰在德者所敬之典實體諸身而有得於心也傳所謂實之感人捷於桴鼓者以此

顧命書於成王獨載顧命者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也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

洮盥手頮沃而玉几以玉為飾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設左右玉几憑以為安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而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與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惟善治氣故能不憒素定

之理雖垂沒困𢈥如也惟善養心故能不昏

朱子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唐孔氏云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

顧命萬世之法如漢唐國嗣多立於戚宮雖有嫡子不能屬於大臣者卒之間廢立紛然是皆不知法顧命故也

定氏謂恐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言字屬嗣

宣重光只依傅文武宣布重明之德爲是奠麗謂定民所依民之所依如土與衣食之類是皆民所恃以爲生者也陳氏謂奠麗至不

違言能盡教養之政而化服民心也用克至大命言能推教養之效以受天大命也蓋受命之本在化民化民之本在善政而善政之本則在於德而已

弗悟是不蘇醒弘濟于艱難言大渡脫于艱難也陳三山曰成王所得於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威復以敬授羣臣俾輔嗣王曰弘濟艱難天下本非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吳臨川云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亦是此意

夫人猶云大凡人也柔能安勸皆本於一身故言自亂于威儀威儀之治又本於一念慮之微故言無冒貢于非幾此是成王平生學問得力處又按成王嘗爲流言所惑其天資非甚高明可知然卒

能歷疾病而不惰臨死亡而不昏者蓋周召師保有以養成其德也後世人君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莫之幾者豈非左右輔弼無周召其人乎

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上承塵曰帟（帟音亦平帳）庭路寢之庭

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逆之所以顯之于衆也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此日命作冊度是作於既大斂之後也陳東齋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先王之言

以授之。因拜作受册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等。其法度也

召公以西伯領冢宰。故又曰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按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則癸酉乃殯之後一日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略具矣。故於此時傳顧命於嗣君焉

自設黼扆下。皆爲將傳顧命而陳儀物。傳謂如成王生存之日是也。唐孔氏曰。自此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

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坐。呂氏曰。牖間南嚮。就路寢。牖間南嚮

設此坐也間者窻東戸西戸牖之間也即當宁之所按自牖序至

墊前皆指路寢言之

此旦夕聽事之坐就路寢西廂設坐東嚮也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就路寢東廂設坐西嚮也

此親屬私燕之坐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西夾南嚮蓋

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坐也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陳東 曰此陳先王世傳之寶也玉一雙曰重古雙玉爲瑴圜三曰璧鋭上曰圭球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美玉

面南嚮塾門側堂也。夏氏曰：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此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呂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鎮燁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禮記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唐孔氏曰：垂旒爲冕，無旒爲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有六寸，前圓後

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地也。堂廉。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側階。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夏氏曰。二人既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二人又立於東西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猶衛備矣。故此一人冕執銳立於堂北之特階。呂氏曰。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按孔氏又云。執兵猶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俯衛敬新王故也。○陳三山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爲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賓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祇承也。一以起群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

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按此凡四條首條只是本集傳說後三條卻皆補傳所不足可謂明且盡矣

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唐孔氏云禮祭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玄色如蟻也觀此則黼當是白黑色蘇氏以爲一章非也

介圭天子所守瑁以朝諸侯書即冊命也秉謂持之以升御謂奉之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手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三山謂上宗即宗伯或言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

一人奉同一人奉瑁當從後說

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也

受瑁必授之人受同則以祭循與肅同肅進也三循謂從立處三進
爵至神所也祭謂酹酒咤謂奠爵陳新安云咤本詫字傳寫訛耳
○報祭者亞祼之類即今之亞獻也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
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言已傳顧命也其事死如事
生如此

王答拜諸說紛紛不同陳氏謂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
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柩前
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

拜敬大臣卽所以敬先王也。由此觀之。則王之答召公拜信無疑矣

後世嗣君當日卽位于柩前。而康王乃遲之旬日者。蓋召公爲冢宰以攝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故也。陳氏說是

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教。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處周密皆可爲來世法

康王之誥 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于顧命 今除却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接連

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曰者大保言也。

太保爲外諸侯之伯內羣臣之長故率諸侯羣臣進戒於王也蓋若有四說吳臨川概謂未安看來與下文厥若稍遍或字有訛亦不可知

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朱子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

或疑張皇六師不可言於新君之前愚謂適也須看新君是如何所值之時又是如何安得概言不可以是說進之哉陳新安云周以仁厚立國盛成之久其流弊易至於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只觀康王之子即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也哉陳

氏是就周家當時事勢説傳云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讐上
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却有感於宋南渡
時恁地要之理合如此只一般
丕平富言使天下無一人不富也傳薄斂富民即是孟子薄稅斂民
可使富意不務咎言不以咎人之咎爲務輕省刑罰也用端命於
上帝皇天用訓厥道兩用字皆言以文武之聖得賢臣之力故也
其求助群臣諸侯之意可見矣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於南門外又受黃朱圭幣之
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求
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

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宗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帝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王釋斬衰而被衮服於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何如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際只得除之○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始書公即位焉然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

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天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以爲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呂氏曰。舜除堯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喪。朝廟而訪群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殁。伊尹遽偕侯甸羣后以制太甲。禮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恤之日。過矣。○陳氏傅良述門鄉先生辯東坡之疑云。召畢二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

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故於
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
而無疑其意遠矣觀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
出於一人之手貽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
之機未易以泥常論也陳新安謂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
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
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
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
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愚按新安此說固不以康王為失禮也而
末云於朱子之說兩存之亦只是經權隨時底意思蘇氏謂孔子

取此書者以其父子君臣間教戒深切著明故也如果失禮則其大者已不足觀矣雖教戒明切亦只餘緒耳豈足見取於聖人而並爲萬世之經哉論語言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蓋深有取乎其權也○說者云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竊意當時即有周公亦必如此而不復如彼矣蓋周召之心一也

畢命　畢命一篇之要只在保釐東郊休於前政而已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涵大度善惡並育以寬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簡脩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畜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保安釐郊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陳東齋曰釐雖有辯別分理之意

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蓋

有欲並生哉之意是則所謂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此節言得之之難

此節言化之之難

陳新安曰臧厥臧卽下文旌淑彰善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皆克

畏慕也

懋德只是盛大之德呂氏以爲勉於德者貫穉耄而不息恐非

表儀朝著注 朝著謂朝內列位有常處史氏云正色斂容而使人之

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下之聳心胥服

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

不知將義而錯施之爲惡者衆或以召亂矣陳新安曰旌別淑慝
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此六句是目又云不可爲癉惡所礙彰善即癉惡彰善者而著之則惡者恥其不若然則惡者病矣
風必有聲聞即聞風之聲也王夏分爲二字未嘗呂以使惡者遺
臭兼言不若專以樹善者風聲使流芳而人聞風興起也東郊之
政以保爲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
於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卒化浮薄爲忠厚宜哉
靡靡相隨順之意如草之隨風而靡也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所謂爭
口辯無其實也夏氏云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恆
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辭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陳氏云畢公

四世元老雖無此失而所以告戒之道當如是也

陳三山曰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上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按下文訓以德義古訓便是說閑之之道

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陳三山謂既富以養其身文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

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德義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以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譙云德義雖出於人心同然之理而爲訓之大然非稽古以爲訓則吾恐德其德而非古人之所謂德義其義而

非古人之所謂義訖所謂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者也故不由古訓其將何以爲訓乎葢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惟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開之道孰過於此

王氏炎曰慮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惟不偏於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脩而商人化矣

三后之時雖有始中終之異而心與道實無始中終之殊惟其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脩治漸漬積累摩之深入於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康王此言期望於畢公者至矣傳所謂成者預期之也如此

董氏鼎謂殷人所以久而未華者以殷俗尚質而其敝也易慤而難曉盤庚遷都爲民利耳浮言胥動至煩三書之訓諭尚且如是況視辭人爲辭者於其言肯遽從乎雖然無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鋼陰沍寒終消融於春風和氣中嗚呼仁哉愚按張氏云在白起項羽遺此則坑之矣而周家忠厚寬恕激勵之方如是嗚呼仁哉

君牙

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意何如朱子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呂氏曰舜命契爲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費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所在焉

先王之臣孔傳作先正陳東齋新安皆從之
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典曰弘敷欲其大而布之使民無不聞也則曰式和欲其敬而和之
使民無不化也此言爲教之道示以正在身復其中在心此則立
教之本也陳東齋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
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越乎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
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脩飭者能之心
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
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敷典和則
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

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

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蓋司徒之職實兼教養也暑雨之時而咽之以無食祁寒之時而厄之以無衣民生之艱難誠何如也爲人上者不可不想其饑寒之艱尤不可不圖其衣食之易既能思之而又能圖之則怨咨者寧矣

文始謀造周故曰謨謨丕顯於前則其造有周之謀者至矣武功業成就故曰烈烈丕承於後則其成有周之功者至矣先王指成康言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蓋能敬明乃訓自盡其職則於先王之道見其能奉若而不違於祖父之政見其能追配而不

與此在君牙所當深勉也文按敬明奉若追配等字陳氏皆分釋之未當

董氏鼎曰穆王肆其後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跡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與

冏命　太僕正者羣僕之長也上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僚屬所繫甚重故穆王府作書命冏與大司徒略等謂之知本宜哉張氏曰伯冏之爲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三復二篇其言殷勤懇惻何也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爲之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與按謂二書非出於穆王之口者不止朱子張氏然也合他始終本末考之便見

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者言之將順其美謂之承匡救其惡謂之弼呂氏曰文武勤容周旋何嘗不中

禮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脩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林氏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故必羣僕皆正人而後可○此節言以文武之聖猶必得近臣之助而德修於上化行於下如此況遠不及文武者乎蓋穆王有求助於伯冏之意也

問格字訓正是如格式之格否朱子曰今人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於正陳東齋謂匡救其惡而不知格其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正

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祭僕掌眡祭祀隸僕掌上五寢掃除戎僕掌馭戎

車齊僕掌馭金輅以賓

張氏云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性情故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爲功大臣雖賢君心已蠱矣明爭顯諫未易爲功故懋勉交脩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呂氏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徧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一伯冏作大正使精擇其僚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愚近見本朝胡敬齋先生言此條理具備可謂知治體矣

小人蠱君之害莫甚於使之自聖呂氏說得極痛切故集傳取之

傳言穆王自量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後來車轍馬

跡周於天下。果導自儉人。然則耳目之官不愼脩。可乎

呂氏曰咎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

復見當成湯文武之隆。末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陳

三山曰。穆王於此及呂刑皆言貨。亦可見其風俗之漸衰矣。竊見

今日論貨賄者。又不獨近習然也。其風俗之衰可勝慨哉

傳於篇末錄呂氏之言云。穆王豫知所戒•而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

操舍之無常•可懼哉。讀者當深自警省

呂刑

此穆王之書而名呂刑者蓋呂侯爲王司寇上命之參定刑書以詔四方司政典獄者故以此爲名又按呂後改封甫後人以子孫國號追稱之曰甫刑甫刑即呂刑也○孔子錄呂刑以垂戒後世其說始於程子而古之贖刑只是鞭扑法之輕者呂刑乃及於大辟朱子辯之甚詳因謂想見那穆王胡做到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集傳因之○彭氏曰篇內言德言中不一而足者豈非制刑必本於德用刑必合於中中德二字實爲此篇之綱領也

耄亂荒忽蔡氏依孔傳爲貶之之辭陳新安云篤老而尚精明仁厚却是褒之也分明相反詁訓治謂揆度時世作爲刑書以治四方也又按周本紀穆王五十卽位立五十五年崩此言享國百年是從王生年而數與無逸不同

史記五帝本紀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殺之

呂氏云。五刑制自苗民。然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陳新安辯其非甚詳。謂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其不然必矣。吳臨川曰。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猺之處。擅自雄長。雖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爲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五虐之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謂之法也。殺戮。大辟也。劓刵。皆劓辟。不言剕辟者。包於劓宮。或曰。刵字誤爲刵也。椓。宮辟。黥。墨辟。并制。一并制之。不分輕重也。有辭無罪者也。凡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改作五虐之刑爲法。大辟既施於無罪。而又過爲四者深刻之刑。凡麗於刑。不分輕

重而幷其制無後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
朱子曰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來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
道起據蚩尤苗民前後隔遠諸家以九黎混雜言之恐非
罔中於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張氏謂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
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於在地之民唐孔氏
解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謂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
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亦是此意據治世神怪所以不興者
只爲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是聽於民也亂世善惡不明自然
專言神怪言鬼言命是聽於神也○集傳謂重即羲黎即和一云

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

吳臨川曰自上教下曰降伯夷教民以禮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折絕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爲司空治水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以豐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聚按末二句似不如集傳說得見成餘皆可從至夏氏以名字屬上主字未當

呂氏說言有實主深得此篇以刑爲主之意

呂氏云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至率乂于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陳氏雅亦云於以見帝舜之時

不徒以刑治民而必以德爲化民之本初非以刑殘民而必以刑爲輔性之法傳所謂刑罰之精華者也按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領自此至於篇終所言無非以德爲本以中爲用也

傳曰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是指下文庶威奪貨說敬者察其情而心無敢或忽忌者愼其法而意無敢或緩敬忌之至凡行之於身者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所謂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也天德無私典獄者大公至正便是天德克於我則天之大命自作於我而配天澤享天心也當昔我夬陳三山云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

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蓋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穆王蓋欲當時司政典獄者取此以爲法也董氏鼎曰穆王諄諄以富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贖貨孰甚焉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矣

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知所監懲也陳東齋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理而不妄用察獄旣不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斃也

此告同姓諸侯也則上章諸侯爲異姓可知慾非得其情而喜是以不弛其職自慰感意思東萊說得好傅職舉而刑當本此又云或

戒者必嘗情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情肆刑必有失其平者矣蓋戒不勤善也或戒不善也。夏氏曰於五刑所當重者重無愧於三德之剛而剛不至於太黃所當輕者輕無愧於三德之柔而柔不至於太懦介輕重之間者無愧於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至於偏倚如是則足以敬迓天命矣由此觀之陳氏謂成民之德其謬明甚。按敬者勤之本勤者敬之發惟其用心也敬故其臨事也勤能敬能勤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福至永久安寧而不替敬勤之效其大爲何如是蓋勉諸侯之同姓者以敬勤爲用刑之道也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是幷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一說有邦謂諸

侯有土謂卿大夫亦通三言何者設為問辭以致其疑三言非者設為答辭以致其決吳氏云在今日爾諸侯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撥度非及乎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詔獄所及謂之逮獄也此條於問答語意說得出一說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究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

兩造具備者兩爭者皆至而詞證皆在也張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衆聽之也愚按今人會審蓋原於此

傳曰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

惟貌有稽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如不正則眊有愧則泚之類是也

蓋罪之當刑者必又於此考察之愼之至也其嚴天威一句是總
結上文其俱也謂上所言者皆敬乎天威而不敢有毫髮之不盡
也單承無僩不聽說者恐非
陳氏曰此下言贖法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犯墨辟而情罪
之可疑者則赦之使贖其罪是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
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做此○六兩曰鍰唐孔氏曰古者金銀
銅鐵總號爲金孔氏以爲黃鐵舜典金作贖刑者則以爲黃金蓋
古人之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周禮五刑之屬二
千五百云云呂氏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墨劓各增五百宮所損二百大辟所
損三百皆重刑也剕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

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夏氏曰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同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一云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當上下比罪之時變多因緣為姦差錯妄亂實由以生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為曲惟內察以情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情法相推惟詳審者能之當在審克作之而已○按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然刑書所載有限

而天下之情罪無窮。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上下比罪是也。蓋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人與法並任。萬世不易之道也。上服非服最上刑。只是比之下刑爲重。然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張氏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鬬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用刑豈可不問情之輕重哉。至於用罰。亦當權其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爲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罰亦當矣。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陳東齋云。刑罰有權。權人情而爲輕重。卽所謂權一人之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變而爲輕重。卽所謂權一世之輕重也。按人情世變不同。則刑罰

輕重復當惟權是用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其齊也乃所以爲不齊必以不齊齊之則齊矣然雖齊之以不齊至於先後次序之倫衆體所會之要則截然其不可紊也

辭非情實終必有差故從其差者察之多得其情哀則不忍敬則不忽所謂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陳氏曰厥者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己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略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二罪有二法并其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按傳自非佞至在中是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自察辭至克之是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自獄成至兩刑是言讞言上獄者當備其辭也

陳東齋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自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自墨辟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自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自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也反覆丁寧備矣譙氏謂猶有唐虞忠厚惻怛之意此夫子所以有取於是書也

此總官伯族姓而告之也其本文傳固有疑而闕者間亦有解釋未甚瑩者今姑采諸家說補之有德惟刑言有德於民者惟此刑耳兩辭之獄毋可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言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于獄之兩辭也是致富成家之意惟府辜功者貨積

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庶尤猶言衆罪。受貨而富若可喜。討貨而報之以庶罪永可畏也。鬻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蓋以人之爲人在於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忌爲深刻而施之於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陳東齋曰。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本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説焉。

陳新安曰。師曰嘉師。良民也。刑曰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

刑之意而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沈毅齋曰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雖周道自是而衰然冏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專主乎敬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舍存亡之變抑可畏哉

董氏鼎曰周書未有舍文武成康而不言者穆王命君牙伯冏既然矣猶於訓刑無一語及之者蓋以贖刑非其家法所有故遂取金作贖刑以爲據竊思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朴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恥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曰眚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爲致罪以罰爲贖金既謂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鍰則雖在疑赦皆不免於罰贖五刑盡贖非爲

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畏懼。雖越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存。與愍謂示戒之意。畢竟居多。夫討有罪五刑五用。古帝王數千年相承之法。一旦變於此。孔子得不存之以示後世哉

文侯之命 古之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矣。呂氏說東遷之初。可上可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夫子

綱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復文武之遺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法語猶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矣。夏氏云。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始于隱公。孔子蓋絶望于平王也。陳新安又云此書略無立志。全不以綱常廉恥爲務。其戍許戍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賵。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善始之書先見矣。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絶望於平王。吾惟書終于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于平王云

吳臨川云周家之命集於文王定於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先祖則文武而下諸君之爲平王祖者也

民爲邦本殄資澤于下民便是本既先撥呂氏謂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絶而戎狄能乘之者是蓋推本禍亂所由也按平王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又惟自幸永安其位而卑卑以位爲樂所謂略無立志陵遲頹墮者可見矣哀哉

傳以顯祖文人爲唐叔是矣文謂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恐非平王東遷之始正當留相文侯與之討賊復讎振興王業乃拳拳於

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於不問董氏以不仁譏之誠然又云夫子猶錄此書者以其尚能錫命諸侯而文武之遺澤亦未盡泯卻只就集傳之末上一句憑地說到底傳意還重下句示戒於天下後世與呂刑同

費誓 孔傳云費魯東郊地名蘇氏非之謂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國外十里爲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也又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張氏沂謂唐孔引費誓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魯侯佐王征討也蔡氏元度亦言魯侯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却是如此又云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書序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雖集傳從之竊恐未可盡信也○朱子曰費誓秦誓亦有說不行不可曉處

此治戎備之事傳曰先自治而後攻人亦其序也○備訓具毋弓百

矢使其數備足。一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之

此除道路之事。令軍在所之居民也。唐孔氏曰、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禮、冥氏掌爲穽擭、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尺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

蓋穽與擭皆穿地爲坑、但以機之設不設爲異耳

此嚴部伍之事。蓋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何潰亂之憂

此立朋會之事。唐孔氏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一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

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云三郊三遂三郊謂三鄉也○吳臨川謂峙糗糧不言魯人者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糧食當自賫持也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自賫故責之魯人也

董氏鼎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盡魯侯之美然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治而略於治人有志於守而無志於戰王者之兵也故孔子取之○呂氏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秦誓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胡傳曰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諸家因書序謂此篇專取穆公悔過悉技春秋敗殽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用孟明至再至三必報怨而後已全與誓中悔過初意相反則亦徒悔已耳夫子奚取哉楊龜山云或謂聖人之取秦誓專以其悔過非也書之有二誓以志帝王之誥命於是絕也得之矣○陳氏賓曰夫子存二誓於魯以著伯禽之是於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費鄭之役無王擅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於報怨夫子於書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於亂征商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此條說得有關係亦甚切實與楊氏所見畧同

若弗云來憂改過之無日也

古之謀人謂蹇叔等今謂杞子逢孫楊孫等

旅與膂通脊骨也不違中度無失也

陳東齋云惟無技能容人之技曰其如有容莫測其度量而難乎形

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慕無窮此誠好有德之真切又甚於視有才者之若己有矣是真實能容非他強也好善之利流澤無窮故曰亦職有利哉譙氏云已之技能為有限而天下之才德為無窮夫臣惟不用己而用人故蓄之集國者衆而福之集國者遠也

陳新安曰此章大學平天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矣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集傳謂國之安危繫所任一人之是非是如上所謂能容非如上所謂不能容申繳上二章有照應

按此誓是秦穆初喪師時愧悔底說話悔過固是可嘉然聖人所重

却在悔而能改上穆公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蹇叔而卒不用他那口裏說底只是一片虛話了謂聖人取他全爲此是怎生地此處只有楊龜山說得好然聖人不以人廢言他誓中自如有一介臣以後其言却可治國平天下爲萬世法抑或以是存之與